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青箱雜記 第五卷

小說載盧攜貌陋，嘗以文章謁韋宙，韋氏子弟多肆輕侮。宙語之曰：「盧雖人物不揚，然觀其文章有首尾，異日必貴。」後竟如其言。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，文肅曰：「子文章有館閣氣，異日必顯。」後亦如其言。然余嘗究之，文章雖皆出於心術，而實有兩等：有山林草野之文，有朝廷臺閣之文。山林草野之文，則其氣枯槁憔悴，乃道不得行，著書立言之所尚也。朝廷臺閣之文，則其氣溫潤豐縟，乃得位於時，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。故本朝楊大年、宋宣獻、宋荅公、胡武平所撰制詔，皆婉美醇厚，過於前世燕、許、常、楊遠甚，而其為人，亦各類其文章。王安國常語余曰：「文章格調，須是官樣。」豈安國言官樣，亦謂有館閣氣耶？又今世樂藝，亦有兩般格調：若教坊格調，則婉媚風流；外道格調，則粗野嘲哂。至於村歌社舞，則又喜焉。茲亦與文章相類。晏元獻公雖起田里，而文章富貴，出於天然。嘗覽李慶孫《富貴曲》云：「軸裝曲譜金書字，樹記花名玉篆牌。」公曰：「此乃乞兒相，未嘗諳富貴者。」故公每吟詠富貴，不言金玉錦繡，而唯說其氣象，若「樓臺側畔楊花過，簾幕中間燕子飛」、「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風」之類是也。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：「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？」

公風骨清羸，不喜肉食。尤嫌肥羶，每讀韋應物詩，愛之曰：「全沒些脂膩氣。」故公於文章尤負賞識，集梁《文選》以後迄於唐別為《集選》五卷，而詩之選尤精，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也。公之佳句，宋荅公皆題於齋壁，若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」、「靜尋啄木藏身處，閒見游絲到地時」、「樓臺冷落收燈夜，門巷蕭條掃雪天」、「已定復搖春水色，似紅如白野花飛」之類，荅公常謂此數聯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。

楊文公為執政所忌，母病，謁告，不俟朝旨，逕歸韓城，與弟倚居，逾年不調。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：「介推母子，願歸綿上之田；伯夷弟兄，甘受首陽之餓。」後除知汝州，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，公又有啟與親友曰：「已擠溝壑，猶下石而弗休；方因蒺藜，尚關弓而相射。」

范文正公幼孤，隨母適朱氏，因冒朱姓，名說，後復本姓，以啟謝時宰曰：「志在投秦，入境遂稱於張祿；名非霸越，乘舟乃效於陶朱。」以范雎、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。又偽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，謝啟云：「昔年上第，誤標張祿之名；今日故園，復作范雎之裔。」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。

胡武平嘗奉敕撰《溫成皇后哀冊文》，受旨，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，捍衛有功，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，公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、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，曰：「在昔禁闈，誰何弛衛？觸瑟方警，當熊已厲。」覽者無不歎服。

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，超邁不群。時年□二，有試公以《放宮人賦》者，公援筆立成，文不加點，其略曰：「降鳳詔於丹陛，出蛾眉於六宮。夜雨未回，儼鬢雲於簾戶；秋風漸曉，失釵燕於房櫳。」又曰：「莫不喜極如夢，心搖若驚。踟躕而玉趾無力，眊眊而橫波漸傾。鸞鑿重開，已有歸鴻之勢；鳳笙將罷，皆為別鶴之聲。於時銀箭初殘，瓊宮乍曉。星眸爭別於天仗，蓮臉競辭於庭沼。行分而掖路深沉，步緩而迴廊繚繞。嫦娥偷藥，幾年而不出蟾宮；遼鶴思家，一旦而卻歸華表。」

公舉制科，庭對策罷，方出殿門，遇楊徽之，見其年少，遽邀與語曰：「老夫他則不知，唯喜吟詠，願丐賢良一篇，以卜他日之志，不識可否？」公援筆欣然曰：「殿上袞衣明日月，研中旌影動龍蛇。縱橫禮樂三千字，獨對丹墀日未斜。」楊公歎服數四，曰：「真將相器也。」

景德中，夏公初授館職，時方早秋，上夕宴後庭，酒酣，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。公問：「上在甚處？」中使曰：「在拱宸殿按舞。」公即抒思，立進《喜遷鶯》詞曰：「霞散綺，月沉鉤，簾捲未央樓。夜涼河漢截天流，宮闕鎖新秋。瑤階曙，金莖露，鳳髓香和雲霧。三千珠翠擁宸游，水殿按《梁州》。」中使入奏，上大悅。夏公雖舉進士，本無科名。以父歿王事，授潤州丹陽簿，即上書乞應制舉，其略曰：「邊障多故，羽書旁午，而先臣供傳遽之職，立矢石之地，忘家殉國，失身行陣。陛下哀臣孤幼，任之州縣，唯陛下辨而明之。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，臣世居市井；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才，則臣未忝科第；若陛下以鳩杖貽背為德，則臣始踰弱冠；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，則臣生本綿弱；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、條問政治、對揚紫宸、指陳時事，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驅，而較其先後矣。」真廟再三賞激，召赴中書，試論六首：一曰《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》，二曰《考定明堂制度論》，三曰《光武二□八將功業先後論》，四曰《九功九法為國何先論》，五曰《舜無為禹勤事功業孰優論》，六曰《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》。是歲，遂中制科。

淮陰侯廟，題者甚多，惟諫議錢公昆最為絕唱，曰：「築壇拜日恩雖厚，躡足封時慮已深；隆準早知同鳥喙，將軍應起五湖心。」

徐州歌風臺，題者甚多，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為絕唱，曰：「落魄劉郎作帝歸，樽前一曲《大風辭》。才如信、越猶蒞醢，安用思他猛士為？」

臨潼縣華清宮朝元閣，題者亦多，唯陳文惠公二韻尤為絕唱，曰：「朝元高閣迴，秋毫無隱情。浮雲忽以蔽，不見漁陽城。」

蘇為酷，嗜吟詠，知湖州日，有詩數□首，惟一篇足為絕唱，曰：「野艇閒撐處，湖天景亦微。春波無限綠，白鳥自由飛。柳色濃垂岸，山光冷照衣。時攜一壺酒，戀到晚涼歸。」在宣城亦有詩□首，皆以宣城為目，內《宣城花》一首尤為清麗，曰：「宣城花疊嶂，樓前簇綺霞。若非翠露陶潛柳，即是紅藏小謝家。」又常知邵武軍，亦有小詩□首，唯一篇最善，曰：「愛重八九月，登高上下樓。樹紅雲白處，寒瀨泊漁舟。」

唐路德延有《孩兒》詩五□韻，盛傳於世。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，和成《老兒》詩，亦五□韻，今錄之曰：「鬢髮盡皤然，眉分白雪鮮。周遮延客話，偃偻抱孫憐。無病常供粥，非寒亦衣綿。假溫衾擁背，借力杖撐肩。貌比三峰客，年過四皓仙。喚方離枕上，扶始到門前。每愛烹山茗，常嫌釘石蓮。耳聾如塞纊，眼暗似籠煙。宴坐羸憑几，乘騎困鞿鞭。頭搖如轉旋，唇動若抽牽。骨冷愁離火，牙疼怯漱泉。形骸將就木，囊橐尚貪錢。膠睫乾眵綴，黏髭冷涕懸。披裘腰懶繫，濯手袖慵揅。抬舉衣頻換，扶持藥屢煎。坐多茵易破，行少履難穿。喜婢裁裙布，嗔妻買粉鈿。房教深下幕，牀遣厚鋪氈。琴聽憐三樂，圖張笑七賢。看嫌經字小，敲喜磬聲圓。食罷羹流袂，杯餘酒帶涎。樂來須遣罷，醫到久相延。裏帽縱橫掠，梳頭取次纏。長吁思往事，多感聽哀弦。氣注腰還重，風牽口便偏。墓松先遣種，誌石預教鐫。客到惟求藥，僧來忽問禪。養茶懸灶壁，曬艾曝簷椽。怒僕空睜

眼，嗔僮謾握拳。心驚嫌蹴踘，腳軟怕鞦韆。局縮同寒狽，摧慙似飽鳶。觀瞻多目眩，舉動即頭旋。女嫁求紅燭，男婚乞彩箋。已聞頒几杖，寧更佩韋弦。賓客身非與，（去聲）兒孫事已傳。養和屏作伴，如意拂相連。久棄登山屐，惟存負郭田。呻吟朝不樂，展轉夜無眠。呼稚臨牀畔，看書就枕邊。冷疑懷貯水，虛訝耳聞蟬。束帛非無分，安車信有緣。伏生甘坐末，絳老讓行先。拘急將風夜，昏沉欲雨天。雞皮塵漸漬，齟齬食頻填。每憶居郎署，常思釣渭川。喜逢迎佛會，羞赴賞花筵。徑狹容移檻，階危索減磚。好生焚鳥網，惡殺拆漁船。既感桑榆日，常嗟蒲柳年。長思當弱冠，悔不剩狂顛。」

師錫年八□餘卒，又有《喜子及第》詩，曰：「御榜今朝至，見名心始安。爾能俱中第，吾遂可休官。賀客留連飲，家書反覆看。世科誰不繼，得慰二親難。」蓋張氏嘗有中魁甲者，故詩有「世科」之語。

李昉、呂端同踐文館，後各登臺輔。呂公《贈李公》詩曰：「憶昔僦居明德坊，官資俱是校書郎。青衫共直昭文館，白首同登政事堂。佐國廟謨君已展，避賢榮路我猶妨。主恩至重何時報？老眼相看淚兩行。」

向敏中、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，後向秉鈞，寇以使相知永興軍。向作絕句贈寇，寇酬之，曰：「玉殿登科四□年，當時僚友盡英賢。歲寒惟有君兼我，白首猶持將相權。」